六藝之一錄

一八

湘水上黃陵廟民爲立祠於水側荆州牧劉表刋石

立碑樹之於廟（水經注）

比干墓碑

朝歌縣牧野有殷大夫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

大夫比干之墓所記惟此今已中折不知誰所誌也

（水經注）

夷齊廟碑

首陽山上有夷齊廟廟前有二碑並是後漢河南尹

廣陵陳導雒陽令徐循與處士平原蘇騰南陽何進等立水經注

汲縣太公廟碑

縣故汲郡治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也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常釣於此也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縣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甫生於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太公載在經傳令臨此國宜正其位以

明尊祖之義於是國老王喜廷掾鄭篤功曹邵勤等

咸曰宜之遂立壇祀為之位主 水經注

太原介子推廟碑

汾水西逕晉陽城南舊有介子推祠前有碑廟宇傾

頹唯單碑獨存矣今文字剥落無可尋也 水經注

楚相孫叔敖碑

楚相孫君諱饒字尗敖本是縣人也六國時期思屬楚

楚都南郢南郢即南郡江陵縣也君受紀靈之精懷絕

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技首虵對其母泣曰吾將死母問其故曰吾聞見技首虵者死今日見之母曰若奈之何吾慈行數十步念獨吾死可恐復令他人見之死為囙埋掩其刑母曰若無憂焉其陰德支善遂為父母九族所異及其為相布政以道考文象之度敬授民時聚藏於山殖物於藪宣導川谷波障源淥溉灌坂澤堤防湖浦以為池沼鍾天地之美收九罕之利以懸潤國家家富人喜優嗒樂業栻序左朝壄無螟蟘豐年蕃

霚幽昬而照明其遺武餘吳怚不與戯皇帝代同世世
為列姃國左朝廷其意常墨墨若冠章甫而坐塗炭也
病甚臨卒将無棺郭令其子曰優孟曽許千金貸吾孟
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
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慨商
歌曲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
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成
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

禍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
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若闕 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
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
忘臣社稷闕 而欲有賞必於潘國不濕墝埆人所不貪
遂封潘鄉潘即固始也三九無嗣國絕祀廢固始令段
君夢見孫君則存其後就其故祠為架廟屋立石銘碑
春秋烝嘗明神報祚即歲遷長掖大守及期思縣宰段
君諱光字世賢魏郡鄴人庶慕先賢體德允恭篤古尊

舊奉履憲章欽翼天道五典興通文藉祭闕

志在惠康垩枯粟之愛育藜闕

杜偽養善是忠表仁感想孫闕

勤勤愛敬念意自然刻石銘闕

福祐期思縣興士熾孫氏闕

漢延熹三年五月廿八日立

右楚相孫君之碑隸額今在光州延熹三年固始令段光為叔敖作廟所立昔楚莊王朝而晏罷樊姬因

孫叔以忠清相楚不以寶財遺子孫玉玦尚猶破之
蓋季文子公儀休之倫也云亡未幾妻子至於披褐
責薪楚廷非無左右大臣塗其耳而不聞卷其舌而
不談慷慨悲歌感悟主聽乃一伶人爾豈樊姬已死
而叔敖薦進之士不逮虞邱乎三九無嗣者無相繼
為三公九卿也隷釋
碑中以刑為形以波為陂以栻為式以貸為蟘以
蕤為黎以驂為參以墨為默以郭為椁以長掖為

張掖泉添水而為淚澤去水而為睪又貭即質字
聚即聚字嗒即游字墅即野字蟦即螟字雺即處
字涂即塗字遷即遷字鰥即鰥字仝上
汝水東逕固始縣故地北地里志縣故寢也孫叔敖
以土浸薄取而為封故能綿嗣城北猶有孫叔敖碑
建武二年司空李通又慕叔敖受邑故光武以嘉之
更名固始水經注
期思縣城之西北隅有楚相孫叔敖廟廟前有碑水經

注

右漢孫叔敖碑云名饒字叔敖而史記不著其名而見於他書者亦皆曰叔敖碑而已徼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其名饒也此碑世亦罕傳余以集録二十年間求之慱且勤乃得之然則世之未見此碑者猶不知為名饒也謂予集古為無益可乎集古録

右漢隷不著書撰人名氏叔敖事迹著於史傳然皆謂之叔敖而已獨此碑言其名饒叔敖乃字也其他

事迹與史傳同延熹三年期思令光(碑亡其姓)為之立廟及此碑在光州(集古錄目)

楚相孫叔敖碑漢延熹三年五月二十八日立固始縣令段君夢見因故祠架廟堂屋以存其後故列於斯又按叔敖相楚其事著於列子莊子左氏呂氏春秋賈子說苑等書太史公作史記不詳見而此碑當桓帝時能自叙列又多異聞疑當時自有書以傳可得据而成之令考史記優孟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語

其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貪吏安可爲也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廉吏安可爲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召叔敖子封之寢邱至碑則曰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曽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貸也卒後數年莊

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即忼慷高
歌曰貪吏而可為而不可為廉吏而可為而不可為
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污名而可為者子孫以家
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
窮衣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
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
孟具列對而求其子封於潘國下濕墝埆人所不貪
遂封潘鄉潘鄉即固始碑史於文雖異其謂因困窮

赤阮孝緒以穀梁為俶沈以仲叔名貢此不得知也
至不知其時則又妄論之矣何休以公羊漢初人麋
信以穀梁當秦孝公時而西漢皆謂子夏門人如此
者衆也不知何考之焉啖助曰西漢諸儒猶不能定
其時代及名字而後代妄為記録此碑所謂叔敖名
饒余於此則有疑焉 廣川書跋

楚相孫君碑不見書撰人名氏考史記本傳列於循
吏之首獨載改幣高梱事為詳而碑則略之埋蛇陰

德僅書於劉向新序屬子云云則在優孟傳然其文意皆不同碑謂生於季末仕於靈王則謬矣且莊之後為共為康為郟敖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為靈安得仕於靈卒後數年而莊復封其子邪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敖之名兼以集録二十年求之愽且勤乃得之故不暇訂正耳劉昌詩蘆浦筆記

此碑見於水經注言在期思縣城西北隅楚相孫叔敖廟前然作文之人似不曾見春秋史記者其文云

叔敖為相庶人有曾閔貞孝之行叔敖相楚莊王乃
魯宣公時而曾閔二子魯定哀間人當楚昭王惠王
之世援後贅前已為不順又云繼高陽重黎伍舉子
文之統則大可異伍舉乃靈王時人在叔敖後四五
十年而邲之戰叔敖所斥嬖人伍參即舉之父乃云
繼其統何耶又云仕於靈王又云卒而莊王封之按
春秋莊王子共王共王子康王靈王令反以靈王在
莊王之前可謂目不知書者矣金石文字記

孫叔敖碑陰

延熹三年歲左闕中夏之節政左封表期恩長光視
事一紀訪問國中耆耇舊齒素聞孫君楚時良輔本起
乇鄉垂名於後博求遺苗胄玄孫子孝龜吉辰五月辛
卯宜以存廢可立碑祀招請諸孫都會國右郭西道北
霚昕顯好興上穿祭倡優鼓儛式序其冑授之端首光
以不肖貪追賢烈以自榮寵時丞左馮翊姓如諱武尉
京兆周陵詳集共造戶曹掾袁騰令史許裕闕相君有

三嗣長子即封食邑固始少子左江陵中子居三闕云龔闕業績林二宗則其苗冑也相君卒後十有餘世有渤海太守字武伯武伯有二子長子字伯尉少子字仲尉仕郡為掾吏伯尉有一子字世伯舉江夏孝廉城門僕仲尉有二子長子字孝伯荊州從事弟世信仕闕掾功曹會平哀之閒宗黨為賊冦所殺世伯孝伯世信各遺一子財八九歲微弱不能仕學世世伯子字子仲治産於績雲有六男一女大子字長都次子蘭卿次弟字

段光宦君子之鄉懷良輔之美訪問耆舊博求遺苗
卜擇令日興廟植碑抬集諸孫倡樂高會又以其雲
来長幼之序仕學生産之實刻於碑之陰雖自譜其
家者亦不如是之詳也隷釋

績即繚字敘即殺字謚即譜字仝上

右孫叔敖碑陰云延熹二年仲夏之節政在封表期
思長光視事一紀訪問國中耆年素聞孫君楚時良
輔又云博求遺苗曾玄孫子考龜吉辰五月癸卯宜

以存廢可立碑祀招請諸孫都會國右郭西道北處所顯好與上穿祭倡優鼓舞又云相君有三嗣長子即封食邑固始少子在江寧中子居三下一字磨滅又云相君卒後十有餘世有渤海太守其後歷敘子孫名字甚詳而文字斷續不可次第按期思長光碑陰不載姓氏叔敖碑雖有之然已殘缺矣漢時令長有在官一紀不遷者乃知前世官吏重於移易如此不惟吏民免送迎之擾而士人亦皆安於其職無僥倖苟

進之心與後世異矣金石錄

季札子碑

奉高縣有吳季札子墓季札聘上國喪子於嬴博之間即此處也前有石銘一所漢末奉高令所立無所述敘標誌而已自昔常蠲民户洒掃之今不能然碑石糜碎靡有遺矣唯故趺存焉水經注

宛城范蠡祠碑

宛縣城側有范蠡祠蠡宛人祠即故宅也後漢末有

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為四皓作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胙几豈亦當時所立耶東觀餘論

四皓神位刻石

右四皓神位神胙几刻石四在惠帝陵旁驗其字畫蓋東漢時書按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為司徒自圈公至稱十一世按班固述四皓但有園公非圈公也云當秦

人隸書其號不應誤則與文簡之說異矣當以石刻為正宜從舊目則前人所謂黄綺者特各取一字以目二人不必皆其首字也又園公石刻乃為圈公蓋二字音文為近或冊牘傳寫之差亦當以圈為是按顔師古匡謬正俗有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為司徒以是書證之圈姓愈曉然矣今尚有圈姓者姓氏之書多以圈為園公之後此又

可證云東觀餘論

神坐西漢所書鑿石為位以為祭也一曰園公神坐二曰綺里季神坐三曰夏黃公神坐四曰甪里先生神坐重畫深鑿其書甚完知漢人去秦不遠其相傳必不誤昔王元之在汝水以詩寄畢文簡曰未必顕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文簡謂綺里季夏當為一人黃公其別一人也元之撿諸書得陶淵明泊唐人詩皆言黃綺如李白輩亦如此即改去此詩然世

亦竟傳自是人皆以文簡為据余得四皓神坐知元之非誤但昔人論四皓或言園綺或曰綺夏不必盡舉首字取之順則用之或淵明自讀作綺里季夏不可知也周變曰追綺季之蹟世說曰綺季東園公夏黄公甪里先生謂之四皓姓書有綺里先生季其字也則為夏黄公無可疑者風俗通楚鬻熊之後為圈考之陳留志圈公自是秦博士周庚以常居圈中故謂圈公昔圈稱撰陳留風俗記蔡邕集有圈典魏有

圖文生皆其後也古者甪與禄同文故樂書作𮗃鄭康成於禮甪皆作禄陳留志作甪唐李涪常辨之廣川書跋

右四老神坐神胙机凡四揚子雲法言曰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班孟堅叙近古逸民與揚子同陳留志云園公姓庾字宣明常居園中因以為號夏黄公姓崔名廣隱居夏里號曰黄公甪里先生姓周名術或曰霸上先生皇甫謐之徒説又相戾故

顏師古注漢書悉棄不取陶淵明詩有曰黄綺之商山杜子美詩有黄綺終辭漢之句似亦以夏為地名也惟圈稱陳留耆舊傳自序云圈公為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太子以為司徒至稱十一世此刻有圈公神坐及神胙机則圈公盖有所據也此四人者神坐及胙机當各有之今綺季甪里尚闕其一而黄公者未見傳者云數十年前商於農人耕地得此洪氏隸釋

漢廣野君酈食其廟碑

睢水東逕高陽故亭北有漢廣野君廟碑延熹六年十二月雍邱令董生仰餘徽於千載遵茂美於絕代命縣人莀照為文用章不朽之德其畧云輟洗分餐諮謀帝猷陳鄭有豕鹿之功海岱無牧野之戰大康華夏綏靜黎物生民以来功盛莫崇今故宇無闡而單碑介立矣水經注

陽渠水東流逕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南廟在北山上成公綏所謂偃師西山也山上舊基猶存廟宇東面

門有兩石人對倚北石人胸前銘曰門亭長石人西有二石闕雖經頹毀猶髙丈餘闕西即廟故基也基前有碑文字剥缺不可復識子安仰澄芬於萬古讃清嶶於廟像文字備厥集矣仝上

張公神碑

惟和平元秊正月闕朝歌長鄭梠造闕張公建闕良闕之山運置綦陽刋鑿涿摩立左右闕表神道闕竪碑廟堂之前到五月闕乃成長闕之銘勒神懿光祕

後昆其辭曰

於穆張公含和泰清受符皇極乾剛川靈何天之休元

亨利貞無 闕 貴神燿洞 闕 庋 闕 泉殷商壯垌獄朝

綦陽厥土敞平芝草茂木潚潚滋榮羣萌勳炎激川通

闕 懷 闕 廟克儉損盈詔命有司

祭以中牲歲聿再慶公其饗零興來億載歷數萬君 闕

太 闕 顯猶昭拂英勳 闕 錫介福惠此

吏民國無灾寇屢獲豐年 闕 皇帝眉

壽千禄於天牧守皆升握台輔辰長與丞尉超遷相曰
休闕烈烈無闕　臨犂陽營謁者李君畏敬公靈好
鄭長文徹奉佐工悃愊懇勤闕吏闕　肅且惶作歌
九章達李君闕頌公德芳其辭曰
綦水湯湯揚清波東䟽闕折闕于河闕　朝歌
縣以絜靜無穢瑕公闕守相駕蜚魚往来悠忽遂肅娱
祐此兆民寧厥居闕出自綦闕　松柏欝茂蘭公
闕　神往来乘浮雲種德收福惠斯民家饒户富無闕

貧壘界冢靜和睦闕　朝歌蕩陰及犂陽三女所袞各
殊方三門朂列推其鄉時擕甥務歸候公夫人闕
容闕　饗闕　觴穆風屑兮起壇旁樂吏民永未
央闕　鹿呦呦兮闕　庭文樂樂兮闕　飲清泉兮闕
見闕　伏兮不駭驚惟公德兮之所寧上陵廟兮助
三牲天時和兮甘露冷日沓闕　兮無虧傾闕　蜚兮朱
烏棲闕　榮兮鳴喈喈載鶻勸兮乳俳佪給御卵兮彀
于西惟公德兮之所懷闕　池水闕　兮釣臺條四角樓兮

臨深澗魚岌岌兮踊躍見振鱗尾兮游盱盱時釣取兮給享獻惟公德兮之昕衍闕栗蕭什兮蘋鋪陳新美萌兮香苾芬蕙草生兮滿園田競苔茗兮給萬錢惟公德兮之昕闕門堂欝兮文燿光公神赫兮坐東方明纍視兮儼叩印夫人闕女兮列在旁陳君寠北兮從官闕車騎絡驛兮交錯重乘輗輅兮駕飛龍驂白鹿兮從仙僊游北嶽兮與天通闕玄碑既立雙闕建兮闕大路畔兮亭長闍闕扞難兮列種槐梓方茂爛兮天

下遠近闕不見万公神日著聲洞漏兮闕乾川傅億

萬兮闕監犂陽營謁者

豫章南昌李朝伯丞左馮翊夏陽趙寵德雅朝歌長頡

川陽城鄭梠伯林左尉京兆下闕水陽里郭虞子下闕

扶風安陵闕郘公處士魏郡闕封闕仲舉處士魏郡

犂陽下闕

右張公神碑隸額在犂陽威宗和平元年立碑云朝

歌長鄭梆為張公建闕作碑銘勒神懿監黎陽營謁

文仝上

右漢張公廟碑在黎陽而碑無題首又其文字殘滅不可考究莫知為何碑第時時得其字之可識而僅成文者曰惟和平元年正月丙寅和平桓帝年號以此知為漢碑也又曰豐碑廟堂之前又曰於穆張公則又知為張公廟碑矣又曰國無災稍屢獲豐年作歌九章頌公德芬其辭有云公與守相駕飛魚往来倏忽遂熹娛祐此兆民寧厥居其餘字畫尚完者甚

多但不成文爾 集古録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字多訛缺雖字迹粗可見而不復文其間有銘辭凡二首漢朝歌長鄭郴以和平元年為張公立碑於廟又為監黎陽營李君作歌九章同刻其後又有李君等題名亦訛缺不可辨矣

在黎陽 仝上

漢張公神碑在通利軍衛縣和平元年立 天下碑録

漢光武皇帝碑

在汝州汝墳鎮 天下碑録

漢章帝北巡至高邑光武亦即位於此有石壇壇有珪頭碑即帝建在高邑 寰宇記 趙州

漳河神壇碑

鉅鹿縣銅馬祠側有碑述河内修武縣張溥字景明以建和三年為鉅鹿太守漳津汎濫土不稼穡導拔按輿圖與丞彭忝掾馬道嵩等原其逆順揆其表裏修防排通正水路功績有成民用嘉賴題云漳河神

壇碑而俗老者儒猶揭斯廟為銅馬劉神寺是碑頃因震裂餘半不可識矣 水經注

王子喬碑

薄城有王子喬碑冢側有碑題云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與何代也博問道家或言頴川或言彦蒙初建斯域則有斯邱傳承先民曰王氏墓暨于永和之元年冬十二月當臘之夜上有哭聲其音甚哀附居上王伯怪之明則登

神聖所興必有銘表乃與長史逯乾遂樹之玄石紀頌遺烈觀其碑文意似非遠既在逕見不能不書存耳水經注

仙人唐公房碑

君字公房成固人蓋帝堯之闕之故能舉家闕去上陟皇燿統御陰陽騰清躡浮命壽無疆雖王公之尊四海之富曾闕毛天地之性斯其至貴者也耆老相傳以為王莽居攝

二杢君為吏部闕土域唊瓜离有真人左右莫
察而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闕期聟
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
獸言語是時府在西成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徠轉景
即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從為御史鼠齧輭車被具君
乃畫地為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闕
賓燕欲從學道公房頃無所進府君怒勑尉部吏收公
房妻子公房乃先歸於谷口呼其師告以危急其師與

之歸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又
曰豈欲得家俱去乎妻子曰固所願也於是乃以藥塗
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玄雲來迎公昉妻子屋
宅六畜翛然與之俱去昔喬松崔白皆一身得道而公
昉舉家俱濟盛矣傳曰賢者所存澤流百世故使聓鄉
春夏毋蚊蚋秋冬鮮繁霜癘蟲不遐去其螟蟘百穀收
入天下莫知斯德祐之效也道牟羣仙德潤故鄉知德
者鮮歷世莫紀闕
漢中大守南陽郭君諱芝字公

載脩北辰之政馳周邵之風歆樂唐君神靈之美以爲
道重者名卲德厚者廟尊乃發嘉教躬捐奉錢倡率羣
義繕廣新廟闕和祈福布之兆民刻石昭音揚君靈譽
其辭曰
上闕遂享神藥超浮雲兮翺下闕
碑陰
故江陽守長成固楊晏字平仲東部督郵成固左介字
元術故江陽守長南鄭楊銀字伯慎處士南鄭祝龜字

元靈司徒掾南鄭祝楊字孔達處士南鄭祝岱字子華
故益州從事南鄭祝忱字子文處士南鄭祝恒字仲華
處士南鄭祝朗字德靈處士南鄭祝崇字季華太守南
鄭祝榮字文華太守史南鄭趙英字彥才處士南鄭劉
通字海闕故襃中守尉南鄭趙忠字元楚闕　南鄭楊
鳳字孔鸞

右仙人唐君碑篆額漢中太守郭芝立今在興元唐
君字公房王莽時人也博物志云城固縣壻鄉有唐

公昉得道雞犬皆升仙惟以鼠有惡不得去鼠自悔
每月一吐其腸胃更生謂之唐鼠搃仙録所引博物
志又云鼠至空中自墮腸出一月三易故山中有拖
腸鼠水經云智水川有唐公房祠公房入雲臺山合
丹服之白日升天雞鳴天上狗吠雲中以鼠惡留之
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公房升仙之日壻
行未還不獲同階雲路約以此川為居無繁霜蛟虎
之患故其俗因號為壻鄉二説惟鼠事小異神仙録

則云神仙李八百為公房家傭僞作惡瘡使公房夫婦及三婢舐之又索美酒三十斛浣瘡因以餘酒飲公房夫婦顏色更少授以丹經一卷公房入雲臺山作藥藥成服之仙去其說皆異唯鍊丹雲臺與水經同爾後漢志云襃中有唐公房祠蓋隸法房字其户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昉皆誤也 隸釋

莾即莽字聟即壻字𦣝即鼠字孿即戀字 仝上

智水川有唐公祠唐君字公房城固人也學道得仙

所謂公昉者初不載其姓名但云君字公昉爾又云耆老相傳以為王莽居攝二年君為郡吏啖瓜旁有真人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遂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移意萬里知鳥獸言語是時君去家七百餘里休謁往来轉景即至闔郡驚焉白之府君從為御吏鼠齧被具君乃畫地為獄召鼠誅之視其腹中果有被具府君欲從學道頃無所進府君怒勅尉部吏收公昉妻子

公昉呼其師告以厄其師以藥飲公昉妻子曰可去矣妻子戀家不忍去於是乃以藥塗屋柱飲牛馬六畜須臾有大風雲来迎公昉妻子屋宅六畜倏然與之俱去其説如此可以為怪妄矣嗚呼自聖人没而異端起戰國秦漢以来奇辭怪説紛然爭出不可勝數久而佛之徒来自西夷老之徒起於中國而二患交攻為吾儒者往往牽而從之其卓然不惑者僅能自守而已欲排其説而黜之常患乎力不足也如公

昉之事以語愚人豎子皆知其妄矣不待有力而後能破其惑也然彼漢人乃刻之金石以傳後世其意惟恐後人之不信然後世之人未必不從而惑也

題下註云一作仙人唐君碑歲月未詳集古録

公昉碑不著書撰人名氏公昉成固人碑不書其姓名公昉乃字也者舊相傳云公昉以王莽居攝中及其妻子室屋牛馬皆升天後漢漢中太守郭芝修其廟立此記不知所立年月在興元集古録目

使外甥邯鄲子禮為碑文以彰孝烈 水經注

曹娥父盱溺死娥遂投江死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焉 後漢書列女傳

漢度尚所立邯鄲淳文 諸道石刻録

漢孝女曹娥碑在會稽縣東南七十二里按後漢書云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為立碑會稽典録云尚弟子邯鄲淳字子禮時甫弱冠而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朗見尚尚與之飲宴而

闕 問股肱龍升鳳翔進退闕便闕公劉姿

闕 盃闕昌闕 逝闕 降幸百遺失

氣京師鄂驚闕 皇帝聘

闕 大闕 其福闕 興闕軌闕端

剖符北海闕 所闕 寇攘闕 而有闕

曷闕兮闕曰闕 孔闕曰闕 兮曰闕 無傷

兮異色闕爻知命亡兮不闕百闕 兮闕

兮更去闕 是其闕兮闕動後昆芳闕將兮

闕

永昌兮紀此銘

右故謁者景君墓表隸額景君任城人以安帝元初元年卒石磨滅可讀者纔數句碑陰有諸生服義者十五人即立碑之人也東都自路都尉始見墓闕蓋表阡銘壙之濫觴也有文而傳于今則自景君始其分行布字已井井有法題首七字波勢清逸有八分之體惟皇帝賻三字特出於誌文之上齊葬穆妃議立石誌王儉以為非禮經所出元嘉中顏延之輩為

碑以玔枉為糾枉鄂驚為愕驚仝上

右漢景君碑尤磨滅惟謁者任城景君數字尚完其餘班班可見者皆不能成文故其年世壽考功行卒葬莫可考也蓋漢隸今尤難得其磨滅之餘可惜爾

集古錄

右隸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文字訛缺其首曰惟元元下缺二字蓋其年號也又曰謁者任城景君卒其餘雖時有完者不可考矣景君石椰文附其文曰惟元

盃訢字輔公弟子清河靈盃福字丱道弟子魏郡庠企
田卭字季持弟子魏郡内黄景茂字元愷弟子山陽湖
陸尹倉字升進弟子山陽湖陸董奮字元夜
右景諶者碑陰義士一人曰北海張敏碑中若有剖
符北海字其文斷續難考餘人皆稱弟子則傳道受
業之人也墓之有碑所以紀功述德貽垂後世者也
一時賔客因以刻名其陰託之不朽爾令景君之碑
淪碎不復成章而碑陰諸人姓名略無刓缺物之不

右郯令景君闕銘諸生服義者所立景君歷下邳郯
兩邑以安帝元初四年卒墓有雙石闕其一刻此文
在濟州任城縣南景君三世傳歐陽尚書高第編牒
至三千人公卿皆以為明經舉首亦顓門之耆儒也
碑既不載其名儒林傳唯有廣漢景鸞乃治齊詩施
氏易者范氏罔羅疎畧蓋不止一郯令也惜哉隸釋

弃即棄字寘即寘字

右景君石郭銘者余既得前景君碑又得此銘皆在

按漢人為景君刻銘本欲傳于不朽而不著其族系名字何哉金石錄

北海相景君銘

惟漢安二年仲秋闕故北海相任城景府君卒歍歍哀哉國闕賔英彥夫疇列宿虧精晩學後時于何穹倉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是為之豈夫人据彼勉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古羣后莫不流光闕於無窮垂芬燿於書篇身殁而行明體亡而名存或著形像

於列圖或數頌於管𢇍弦字後來詠其烈竹帛叙其勳㠯

佐詠曰伏惟

明府受質自天孝弟淵懿帥禮蹈仁根道核藝抱淑南

眞晶白清方剋已治身寔深寔罰㠯武㠯文遵考孝謁

假階司農流惠元城興利惠民強衙叚節徵弱蒙恩威

立澤宣化行如神帝嘉厥功授㠯苻命南郡益州路遐

擧親躬作遜讓夙宵朝廷建英忠讜辨秩東衍璽追嘉

錫據北海相部城十九郡鄰字邦歸向分明好惡先㠯敬

期寘惟天闕明主設位明府不就臣子欲養明府弗留

歍歔哀哉

爵曰孝積幽穸闕　兮闕　翔議郎兮再命郍

將綏元二兮覩英桀謨主忠信兮羽衛藩屏撫萬民兮

闕　恩闕　兮宜叅鼎轄闕　斡楨兮不永麋壽弃

臣子兮仁敦海外著甘棠兮闕　石勒銘闕　不亡兮

右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篆額濟州任城有

景氏三碑皆不著其名字景君嘗屬司農守元城刺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其碑首題云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其餘文字雖往往可讀而漫滅多不成文故君之名氏邑里官閥皆不可考其可見者云惟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當為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傳子臨以無嗣絶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苞弟遽為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順帝時蓋與遽

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録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為麋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集古録

右隷書不著書撰人名氏景君任城人嘗為北海相終于益州太守碑文歷歷可見而不著君之名字蓋北海故吏諸生之所立也漢安二年立在任城集古録目

右北海相景君碑在濟州任城縣景氏在漢世為任城人今有三碑尚存余皆得之此碑最完金石録

右北海相景君碑金石録云在濟州任城縣葢景氏在漢爲任城人也予按濟州即今之濟寧州今碑乃在州學不知何年移置於此通志金石略以不知其地故直云未詳姚江謝中含大中近過濟寧搨以見惠予家自祖宗来藏碑頗富兼以予好收録中間得於朋友之助者十常四五如此此碑是也金莼琳瑯

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今在濟寧州學見永叔明誠集中而永叔辨論加詳隸法故自古雅尚可

是石墨鐫華

簡翁嘗言碑之有額猶人身有首裝者不可棄今觀此帙乃得其寔也然洪跋謂任城有景氏三碑而近世收者獨此何耶昔人謂漢碑在世猶鳳翎麟角不可因其殘剥而輕舍淵泉其懷慎守之也嘉靖甲寅四月七日記文牘記

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隸書似聊以勒石非當時名手第小具一種拙朴之意且有八分遺則自

涒灘雖經三帝僅十五年耳何時代之足云王元美
賞鑑前無古人亦云隸法古雅古自其時正以未雅
耳孔廟碑結體古逸兼有分法反謂非其至者皆所
未解至謂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
曰隸亦屬未安東京作者往往如是自是名言因附
著之額字小篆去秦未幾更相絕千里余得漢朔方
守右第三銅虎符銀錯小篆又絕類秦碑字何也想
書碑既非名手額篆亦爾耶金石史

勝故午朱虛㚖詩字孟道故午都昌呂立遷字孟堅故

故闕　都昌齊冰字文達故闕　都昌張亮字元亮闕

帍闕　故臣吏慎終追遠闕

墳園闕　禮備陵成闕　立樹立既就聖典有制三闕

墓側嵗壊闕　遺辭以明闕　靈瑕顯

降吾嘉祐

右景君碑陰按後漢書職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令

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漢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類遂致訛謬耶碑陰又有故午營陵是遷六人名姓莫知其為何官又台邱不見于姓氏書惟見于此者兩人云金石錄

右景君碑陰列門下書佐及故吏等名中有脩行凡十九人趙氏謂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吏一百三十人而晉書百官志亦有循行以為循

與脩字畫相類遂致譌謬予謂景君碑刻於漢時而後漢書舊皆出傳録則以脩爲循者特傳録之誤耳趙氏不信碑本而信漢書又且復引晉書爲證殊不知晉書修於唐其亦曰循行者蓋仍漢書之誤而云然也金薤琳瑯

敦煌長史武班碑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二月辛巳朔廿三日癸卯長史

同下闕

敦煌長史武君諱斑字宣張昔殷王武丁久伐鬼方元
功章炳勳戚王府官族分析曰以爲氏焉武氏蓋其後
也商周假貊歷世壙遠不隕其美漢興以来爵位相踵
闕朝忠臣君務闕顏閔之楙質長敷游夏之文學慈惠
寛闕孝友玄妙苞羅術蓺貫洞聖闕慱兼闕耽綜典
籍闕純求福不回清聲美行闡形遠近州郡貪其
高賢闕請以闕歲舉闕翼紫宮闕詔除光顯玉
室有闕於國帝膚嘉之掌司古闕領校祕鄭研闕幽徹

恭受天休命積祉所鍾其在孩提岐嶷發蹤譓闕守約唯誼是從孝深凱風志絜羔羊樂是闕恬此闕光孳孳臨川闚見闕庿床仰萁首徹妙玄通闕然清邈闕

升闕為帝股肱扶助大和萬民鹵蒙顯宗闕

史官書功昊天上帝降茲鞠凶晻忽徂逝闕

不享闕耇大命闕百遺惟闕后帝感傷學夫邑帥士女悽愴闕表金門令問不忘垂闕後昆萬載歎誦闕

尚書丞沛國蕭曹芝闕宣成武令中山安熹曹种闕

豊令下邳良成徐崇闕 故陳留府丞曾國曾闕
防東長齊國臨菑闕 紀伯允書此碑嚴祺字伯曾
右故敦煌長史武君之碑隸額在濟州任城武君名
斑字宣張從事掾之猶子吳郡府丞開元之元子執
金吾丞榮之兄也以冲帝永嘉元年卒碑者後三年
同舍郎史恢曹芝六人所立字小石損隸釋
班碑 右班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
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僅見者曰君諱班爾其

右不著撰人名氏嚴祺字伯曾隸書君名班字宣下一字缺敦煌人碑以建和元年立今其文字磨滅姓名鄉里粗得其髣髴而官爵事迹皆不可復知矣集古錄目

後得別本模搨麄明始辨其一二云武君諱班乃易去前本熙寧二年九月朔日記六一題跋

右敦煌長史武班碑歐陽公集古錄云漢班碑者蓋其字畫殘滅不復成文其氏族官閥卒葬皆不可見其可見者君諱班爾今以余家所藏本考之文字雖

漫滅然猶歷歷可辨其額題云漢故燉煌長史武君之碑知其姓武而官為敦煌長史也碑云君諱班字宣張昔殷王武丁克伐鬼方元功章炳勳藏王府官族析分因以為氏知其名字與氏族所出也又云永嘉元年卒知其卒之年月也金石錄

右漢燉煌長史武班碑歐陽公謂其字畫殘滅氏族州里官閥卒葬皆不可見趙氏謂以所藏本考之班官閥氏族與卒之年月皆歷歷可辨趙氏生歐公之

蘭芳孝子身殁名存下闕

右從事武君碑在濟之任城武君名梁以威宗元嘉元年辛卒孝子仲章等立此碑輿服志古者有冠無幘秦後稍稍作顏題漢文乃崇其中為屋衣冠童子幘無屋者亦未成人也此碑及武榮碑皆有闕幘傳講之文蓋謂其未冠之年已能傳道講學也武君屢辭辟召不闚權門踰七望八爵秩不躋故銘文無可鋪叙而其後云孝子孝孫躬脩子道竭家所有選擇名

石南山之陽擢取好妙色無斑黃前設壇墠後建祠
堂良匠衛改雕文刻畫羅列成行攄騁技巧委虵有
章若曰松萩窀穸之事不應辭費如此此碑長不半
尋廣纔尺許既無雕畫技巧亦非羅列成行其辭决
不為碑設也詳味之指石室畫像爾隸釋
右從事武梁碑云故從事武掾諱梁字綏宗體德忠
孝岐嶷有異治韓詩閼幘傳講兼通河雒諸子傳記
又云州郡請召辭疾不就安衛門之陋樂朝聞之義

又云年七十四元嘉元年季夏三日遭疾隕靈其後有銘云懿德𤣥通幽以明兮隱居靖處休曜章兮樂道忽榮垂蘭芳兮身沒名存傳無疆兮其他刻畫皆完可讀文多不盡録碑在濟之任城余崇寧初嘗得此碑愛其完好後十餘年再得此本則闕其後四字矣金石録

吴郡丞武開明碑

右吴郡丞武開明碑云君字開明而其名已殘闕又

孝廉闕 郎中遷執金吾丞 闕 遭孝桓大憂屯守玄武感
哀悲慟加遇害氣遭疾隕靈闕 君即吳郡府卿
之中子敦煌長史之次弟也廉孝相承亦世載德不忝
闕 命闕 不竟台衡蓋觀德於始述行於終於是
刊石勒銘垂示無窮其辭曰
天降雄彥資才卓茂仰高鑽堅允文允武内幹三署外
闕 師旅勒屯守舊威闕 武闕 旗絳天雷震電舉軟燿赫
然陵惟哮虎當遂股肱闕 之元輔天何不弔降此闕 咎

也闕幘者未冠幘之稱語在武梁碑中鱻古鮮字鱻於雙匹者鮮雙寡匹也隸釋

右漢武榮碑云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爲州書佐郡曹史主簿督郵五官掾功曹年三十六南蔡府君察舉孝廉執金吾丞孝桓大憂屯守玄武闕加遇害氣遭疾隕靈其餘文字殘缺不見其卒葬年月又不著氏族所出惟其碑首題云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云集古錄

除敦煌長史被病云殁苗秀不遂嗚呼哀哉士女痛傷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開明者仕為吳郡府丞緩宗名梁仕為郡從事宣張名班皆自有碑金石録

司隷校尉楊孟文石門頌集古録作司隷校尉楊厥碑

惟巛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域為充

高祖受命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焉馬字後以子午塗路歮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

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趙氏云此碑有曰中遭元二西戎虐殘橋梁斷絶若讀為元元則為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予按漢刻如北海相景君及李峻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烝烝明明蕩蕩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為大二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轗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又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云今上嗣位元二之間

嘉徳布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復生六年黄龍見大小凡八章帝紀所書建初三年以後龍芝甘露之瑞皆同則論衡所云元二者蓋謂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畔羌摇蕩西州詔隲將羽林軍五校士擊之冬徵隲班師迎拜為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月傳有脱誤字也）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飢盜賊羣起四夷侵畔隲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四年以母病求還侍養則

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間萬民飢流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絶正是鄧隲出師時則史傳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隷釋

碑以余谷為斜谷充為衝詆為抵𧿹為灉蔭為陰遼為寮薛狩為獘獸衙為禦縱為蹤憙為喜積為積西戊為西城㐬即𠷎字逢即塗字斲即斷字𦝫

長舉廉遷東牟侯相下邳祝長典牧十城所在若神
其後有銘銘為五言頗殘缺難讀云金石錄
政和中出於下邳漢人銘墓皆一律此碑先書其所
終歲月及壽考有嗟惜之辭踰百言始云伊歎嚴君
諱訢字少通遂述其行事與費鳳兩碑略相似銘詩
亦五言列種諸奇樹一句又同豈此碑亦卜君所作
乎訢所歷者諸暨尉烏程毗陵餘暨章安山陰長丹
陽陵陽丞春穀長東牟侯相祝長年六十九以威宗

朝失楨幹百闕悲恨若鄭亡産遐邇闕女增歎闕

曹忉怛闕罔極闕愛敬終以哀感禮畢祥除餘悲

憑億瞻望墳塋循墓徘徊松柏闕寘涕泣愴悽感慕詩

人慕慕者儀追頌遺訓刊之玄珪其辭曰

於穆林烝寔乾所生闕挺出闕性純清文為儒宗武

則干城顒顒昂昂臨朝有光宿衛紫徽受恪在勤典國

治民其化若闕州郡闕龜銀皇矣上帝賦命不

均喪漢良輔社稷之鎮淵人君子胡不萬年改世不朽

知名士與余先公有舊家藏金石刻千餘卷既歿其子不能保為一武人得之其後余故人王俑定觀復得數百卷其中漢碑數本余所未有者悉以見贈此其一也金石錄

丹陽太守郭旻碑

右丹陽太守郭旻碑云君諱旻字巨公有周之裔也又云治律小杜幼仕州郡察孝廉除郎中謁者遷敬陵園令廷尉左平治書侍御史獄刑無頗憲臺如砥

以父憂去官選拜郎中侍御史遭母憂服除復拜郎中治書侍御史遷冀州刺史徵拜尚書是時淮夷蠢逆帝疇官綏策書褒屬俾守丹陽爲政四年以公事去官年過耳順寢疾瘨頹延熹元年十月戊戌卒其十二月丙申葬徵言絕矣諸子曷仰三載禮闋廼羣相與刻石勒銘最後云昔君即世雖立碑誦裁足載字加有瑕闕君之弟故太尉薨歸葬舊陵於是從子故五原太守鴻議郎其及消孫其其名殘闕懷祖之德乃